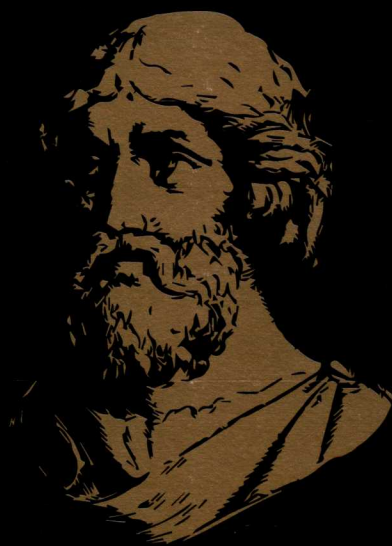


【古希腊】柏拉图 著 忠洁 译

理想国

THE REPUBLIC



西方哲学奠基人

国家政体论经典对话录



个人与国家关系的深邃洞察 构建和谐、首善城邦的初始探索

读书节目主讲人梁文道 高度推崇

红旗出版社

【古希腊】柏拉图 著 忠洁 译

理想国

THE REPUBLIC



红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理想国 / (古希腊) 柏拉图著 ; 忠洁译 .

— 北京 : 红旗出版社 , 2017.12

书名原文 : The Republic of Plato

ISBN 978-7-5051-4278-7

I . ①理… II . ①柏… ②忠… III . ①古希腊罗马哲学

IV . ① B502.23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06210 号

书 名	理想国		
著 者	[古希腊] 柏拉图		
出 品 人	高海浩	责任编辑	赵智熙
总 监 制	李仁国	封面设计	王 鑫
出版发行	红旗出版社	地 址	北京市沙滩北街 2 号
邮政编码	100727	编 辑 部	010-57274504
E-mail	hongqi1608@126.com		
发 行 部	010-57270296		
印 刷	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		
开 本	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		
字 数	224 千字	印 张	18
版 次	2017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		2017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ISBN 978-7-5051-4278-7		定 价	45.00 元

欢迎品牌畅销图书项目合作 联系电话: 010-57274627

凡购本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, 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。



目 录

Contents

第一卷 _ 001

第二卷 _ 031

第三卷 _ 057

第四卷 _ 089

第五卷 _ 118

第六卷 _ 151

第七卷 _ 179

第八卷 _ 205

第九卷 _ 233

第十卷 _ 257

第一卷

（**苏格拉底**：昨天为了去献祭比雷埃夫斯港的女神^[1]，顺便观察当地人是怎样举办游行的，我和阿利斯通的儿子格劳孔一起到了那边。当地人是第一回做这种尝试，我认为他们做得很不错，但跟色雷斯人比起来，算不上更出色。献祭和表演结束后，我们准备返回城里。就在这时，科法洛斯的儿子波勒马霍斯隔着很远的距离发现了我们，吩咐家奴过来，想把我们留住。那家奴从后边拉住我的披风，说：“波勒马霍斯希望你们停一停，等他追上来。”我回身问那个家奴：“你的主人呢？”家奴说：“就在后边，请等一会儿，他很快就过来了。”格劳孔说：“那好，我们等他一下！”）

波勒马霍斯很快追过来，还有几个人跟他一起，包括格劳孔的弟弟阿德曼托斯、尼卡斯的儿子尼可拉托斯等。很明显，他们都参加了游行。）

波勒马霍斯：苏格拉底，看你们这样子，是想返回城里。

苏格拉底：没错。

波勒马霍斯：我们有多少人，你肯定都看到了吧？

苏格拉底：怎么可能看不到呢？

波勒马霍斯：好！你有两种选择，一是证明你比我们更强大，二是留下来。

苏格拉底：还有第三种选择，对不对？就是我们劝说你们放我们走。

波勒马霍斯：如果我们不听你们的劝，你们该怎么办？

苏格拉底：那样我们自然无计可施了。

波勒马霍斯：我们不会听你们的劝，你们别妄想了！

阿德曼托斯：今天晚上会举行火炬赛马，致敬女神，难道你们不知道吗？

苏格拉底：骑马吗？真是少见。是人骑着马赛跑传递火炬，还是玩其余什么花样？

波勒马霍斯：你猜对了。他们另外还要举办庆典，不看太可惜了！我们用完晚餐，马上就去街上游逛，欣赏节目，这些节目会表演一整夜呢。这里还有

[1] 即色雷斯的猎神彭蒂斯。——译者注

很多年轻人，我们去跟他们见见面，聊个痛快。就这样决定了，你们留下来。

格劳孔：我们好像必须留下来了。

苏格拉底：看来我们只能照你说的做了。

（我们随即来到波勒马霍斯家，他兄弟吕夏斯、欧若德默，还有科卡东的色拉叙马赫斯、帕尼亚的哈门提德斯、亚里斯托纽莫斯的儿子科勒托丰都在他家，我们跟他们见了面。波勒马霍斯的父亲科法罗斯也在家，他看起来老了很多，我已经很长时间没见到过他了。他坐在椅子上，靠着垫子，因为刚刚才在院子里献祭过，他还没把头上的花环摘下来。房间四周都摆着椅子，我们坐到他身边的椅子上。看到我来了，他立即向我问好。）

科法罗斯：我亲爱的苏格拉底，你真应该来比雷埃夫斯港探望我们，你来的次数太少了。原本我们会去探望你的，要是我的身体强壮一些，步行去城里一点儿问题都没有，你就不用来这边了。不过，眼下你要多来探望我才是！跟你说，我对肉体享乐的要求越来越少，对智慧的辩论的兴趣越来越浓厚。请你多多过来，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，跟这帮小伙子成为好朋友，这些都是我的真心话。

苏格拉底：科法罗斯，老实说，我很爱跟你们这些老人聊天。在我看来，你们都是漫漫人生路上的资深旅人。很快，我们之中的大多数也要走上你们这条路。这条路是坎坷还是平坦，请给我一些提示吧。科法罗斯，你已迈进了“老年的大门”——诗人都这样说，老年对你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，是痛苦煎熬或是别的什么？

科法罗斯：我非常乐意跟你说说我的感受。我亲爱的苏格拉底，我经常跟几个岁数差不多的人见面，我们都很乐意这样做。我们志同道合，自然而然聚集在一起，古语不就是这样说的吗？见面以后，我们马上开始大发怨言，回想年轻的时候有那么多好吃的、好玩的，总是认为那时候的生活才是有滋有味的，如今的生活一点儿意思都没有，就像把最宝贵的东西弄丢了一样。有人埋怨亲朋好友见自己老了，就不再尊敬自己，让自己非常伤心。在大家看来，上了年纪就是痛苦的源头。我却觉得年纪不是问题的关键，否则我和我的同龄人都会有遭受折磨的感觉才对，可我遇到的某些人却有着不同的真实感受。比如诗人索福克勒斯，我跟他见面时，曾遇到有人向他提问：“索福克勒斯，你都这么一把年纪了，还会追求女人吗？在谈恋爱方面，你的表现如何？”他说：“我已经完全退出了，不用再说这件事了！我简直像是逃离了最凶狠的奴隶主，真要多谢神明保佑啊！”那时候，我便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，到了现在，更是这

么觉得了。年老会让人失去欲望，这是事实。没有了欲望，精神也不再像先前那样紧张，的确好像逃离了多名凶残的奴隶主的掌控，达到了索福克勒斯谈到的那种境界。苏格拉底，刚刚我提到的那些人，他们没法跟自己的亲朋好友和睦相处，这只因为他们的性格，跟上了年纪无关。对进退有度、心境平和的人而言，上了年纪不算是太煎熬的事。对其余人来说，就算是风华正茂，同样会烦恼多多。

（苏格拉底：听完科法罗斯这番话，我对他很是钦佩。我有心想要刺激他更起劲地发表自己的看法。）

苏格拉底：我亲爱的科法罗斯，我认为你说的这些话，大部分人都无法认同。在这些人看来，你认为老年并不痛苦的原因在于你非常富有，跟你的性格无关。

“富有之人会得到很多慰藉，这是很自然的。”他们会这样表示。

科法罗斯：是的。他们确有少许不认同的依据，但他们的话却太过火了。我能像色弥斯托克勒^[1]回应那个赛里弗斯人一般，回应他们。那个赛里弗斯人诋毁色弥斯托克勒之所以能成为名人，是因为他的雅典人身份，与他的功劳无关。色弥斯托克勒的回应如下：“我若是赛里弗斯人，的确无法成为名人，可你就算变成雅典人，也无法成为名人。”这番话同样能用来回应那些感叹年老贫穷之人。老实人确实很难同时承受贫穷和衰老，可与之相反的人步入老年后，就算很富足，也无法获得心灵的满足与安宁。

苏格拉底：科法罗斯，你的财富主要来自何处，是继承还是自己的努力？

科法罗斯：苏格拉底，跟我的祖父、父亲相比，我赚钱的能力居中。我祖父科法罗斯继承了跟我当前的财富相等的财富，并使之增加了几倍。这些财富到了我父亲吕萨略斯手中，却变得比我当前的财富更少。而我若能将不少于我继承的财富，甚至略多些的财富留给我的儿子们，我就会很满足了。

苏格拉底：我问这个问题，是因为我觉得你应该不是贪财的人。大部分不亲自赚钱的人都不贪财，而亲自赚钱的人跟其余人相比，却会有双倍的贪财原因。赚钱的人喜爱自己的钱，除了因为钱很有实用价值外，也是因为这些钱是他们亲手创造的，这跟诗人喜爱自己创作的诗歌，父母喜爱自己的孩子是一个道理。赚钱的人不赞美任何事物，只有钱是例外，他们实在让人厌恶。

科法罗斯：没错。

[1] 色弥斯托克勒（约前 514 年—前 449 年），雅典政治家，曾在雅典实行民主改革，改变了贵族会议的成分。——译者注

苏格拉底：这些话自然没错，但我还有件事要请教你，在你看来，什么是你从巨大的财富中得到的最大获益？

科法罗斯：也许有人不会相信我能得到这种最大获益。苏格拉底，听我说，想到自己很快将死去，人便会恐慌、忧虑，这是此前从未有过的感受。以前听到各种跟地狱相关的传言，比如生前做了坏事，死后便会遭受报应，当时认为毫无依据，眼下却觉得可能都是真的，为此心生忐忑。他对年老体衰和逐渐走向那个世界的过程，有了更清晰的认知，他的内心毋庸置疑已被恐慌、忧虑充斥。他开始问自己可曾在某处伤害过某人。若发觉自己一生做了很多坏事，那他到了夜晚，便会时常被噩梦惊醒，跟孩子没什么两样。他会整天生活在恐惧中。而从未做过坏事的人会一直拥有美妙的希冀，就算到了晚年，也能由此获得慰藉。类似的话，品达^[1]也说过。这位诗人的说法多巧妙啊，苏格拉底。他说人若能做到毕生公正对待他人，虔诚对待神明，那指引多变人心的希冀便会时刻伴随在人身旁，让其终生快乐，晚年平和。他说得多好，这便是我说富足可能会让人获益良多的原因。不过，我指的仅仅是好人，而非所有人。若能得到财富，好人便不必故意造假，也不必被迫欺骗他人。等到即将去另外那个世界时，他便不必惶恐自己没有给神明足够的献祭，没有还清欠别人的债务。苏格拉底，我认为相对而言，这些获益便是富足能带给通情达理之人的最大获益，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其余各种获益。

苏格拉底：科法罗斯，你这种说法真是妙不可言。但说到“正义”，到底何谓正义？莫非正义只是说出真话、还清债务？采取这种做法，会不会时而符合正义，时而又不符合正义？举个例子，比如一个朋友在清醒时把兵器给了你，之后又在疯癫状态中问你讨还兵器。所有人都认为，你不应该把兵器还回去，否则反而跟正义不符。同样跟正义不符的还有，跟已经疯癫的人讲真话。

科法罗斯：没错。

苏格拉底：那么说出真话、还清债务便跟正义的定义不符。

波勒马霍斯：若是支持西蒙尼德^[2]的说法，那正义的定义就是如此。

科法罗斯：好吧！好吧！我要去祭祀神明了，就由你们两个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吧。

苏格拉底：你的位子就由波勒马霍斯继承了，对吗？

[1] 品达（约前 522 年—前 442 年），古希腊抒情诗人，被誉为“抒情诗人之魁”。

——译者注

[2] 西蒙尼德（前 556 年—前 467 年），古希腊抒情诗人。——译者注

科法罗斯：是啊，没错！

（科法罗斯笑着去献祭了。）

苏格拉底：我们继续。辩论继承者先生，西蒙尼德所谓正义到底是怎么定义的？

波勒马霍斯：我认为，他说“还清债务便是正义”是非常正确的。

苏格拉底：确实，随意质疑西蒙尼德这种智慧非凡的人是不行的，但我实在搞不清楚他究竟是什么意思。波勒马霍斯，或许你能搞清楚。很明显，他的意思跟我们刚刚谈到的不是一回事——虽然代人保管财物确实属于债务的一种，但无论保管的是何种财物，都要返还给原主人，哪怕他已经疯了——是这样吗？

波勒马霍斯：没错。

苏格拉底：绝对不应该把财物还给已经疯掉的原主人，是这样吗？

波勒马霍斯：的确不应该。

苏格拉底：那么西蒙尼德所谓“还清债务便是正义”是指别的方面。

波勒马霍斯：一定是这样的。他的看法是，不应该对朋友做坏事，而应该对朋友做好事。

苏格拉底：我了解了。若两个人是朋友，还钱会给债权人或欠债人造成危害，便称不上偿还债务。你说这跟西蒙尼德的意思相符吗？

波勒马霍斯：完全相符。

苏格拉底：我们是否需要偿还亏欠仇敌的债务？

波勒马霍斯：应该需要，但仇敌对仇敌唯一恰当的亏欠，不过是罪恶，这是我的看法。

苏格拉底：借助诗人的方式，西蒙尼德含混表达了正义的定义。他其实应该是表示，他口中的“还清债务”便是正义，即将恰当的事物归还所有个人。

波勒马霍斯：你对此有什么看法？

苏格拉底：啊！如果他被人提问：“西蒙尼德，医学上的‘还清债务’是什么，要做到恰如其分，需要把什么东西分配给什么对象？”你认为他会说些什么？

波勒马霍斯：很明显，他会说赐予人药物、食品和饮料。

苏格拉底：烹饪方面的“还清债务”应该赐予什么？要做到恰如其分，需要把什么东西分配给什么对象？

波勒马霍斯：需要将美味赐予食物。

苏格拉底：那好，那所谓正义是将什么东西还给什么对象的技巧？

波勒马霍斯：苏格拉底，所谓正义即“赐予朋友善行，赐予仇敌恶行”，

要是有必要维持前后交谈内容统一的话。

苏格拉底：这表明对朋友行善，对仇敌作恶，便是西蒙尼德的意思吗？

波勒马霍斯：我觉得是这样的。

苏格拉底：如果人生病了，那在疾病与健康领域，何人最擅长对朋友行善，对仇敌作恶？

波勒马霍斯：医生。

苏格拉底：在海上遭遇大风浪时呢？

波勒马霍斯：掌舵者。

苏格拉底：正义之人最长于对朋友行善，对仇敌作恶，是在何种活动与事情中？

波勒马霍斯：我认为是在战争期间，两方结成同盟作战之际。

苏格拉底：说得非常好！但是波勒马霍斯兄弟，在大家健健康康时，医生可派不上用场。

波勒马霍斯：的确。

苏格拉底：在大家不出海时，掌舵者同样派不上用场。

波勒马霍斯：没错。

苏格拉底：在没有战争时，正义之人不是同样派不上用场吗？

波勒马霍斯：肯定不是的。

苏格拉底：就算在和平时期，正义也能派上用场吗？

波勒马霍斯：是的。

苏格拉底：耕种农田同样能派上用场吗？

波勒马霍斯：没错。

苏格拉底：是为了收成？

波勒马霍斯：没错。

苏格拉底：鞋匠手艺同样能派上用场吗？

波勒马霍斯：没错。

苏格拉底：我猜你会说是为了获得鞋子。

波勒马霍斯：这是理所当然的。

苏格拉底：那你说正义在和平时期能满足何种需求，得到何种获益？

波勒马霍斯：苏格拉底，这涉及订立合同与契约。

苏格拉底：你的意思是合作关系还是其余方面？

波勒马霍斯：自然是合作关系。

苏格拉底：出色且能派上用场的合作者在棋局中，属于正义之人还是高水准棋手？

波勒马霍斯：属于高水准棋手。

苏格拉底：与建筑工人相比，正义之人在用石块建造房屋这件事上，算不算更出色更能派上用场的合作者？

波勒马霍斯：肯定不算。

苏格拉底：这跟相较于正义之人，琴师在音乐演奏中是更好的合作者，是相同的道理。那正义之人是比琴师更好的合作者，在何种合作关系中能成立？

波勒马霍斯：我认为是财富方面的合作关系。

苏格拉底：波勒马霍斯，应该要摒弃消费财富的事情。举个例子，我认为，如果要合作购买或出售马匹，更好的合作者应该是擅长相马的人吧？

波勒马霍斯：很明显是这样的。

苏格拉底：造船工人或是掌舵者在购买或出售船舶期间，会成为更好的合作者，是这样吗？

波勒马霍斯：应该是这样。

苏格拉底：正义之人成为共同消费财富期间更好的合作者，又是在何种情况下呢？

波勒马霍斯：苏格拉底，在你需要好好保管钱财之际。

苏格拉底：你是说在你需要将钱财保管起来，而非消费出去之际？

波勒马霍斯：没错。

苏格拉底：这就等于说正义只能在财富不能发挥作用的情况下，发挥作用？

波勒马霍斯：似乎是这样的。

苏格拉底：从公私两方面说，正义在要妥善保管修剪枝叶的剪刀时，也能派上用场。然而，能在需要用剪刀修剪葡萄的枝叶时派上用场的，却是修剪技术。

波勒马霍斯：这很明显。

苏格拉底：你还会谈到，正义能在要保管盾牌和琴时派上用场，可是能在利用盾牌和琴时派上用场的，便是士兵和琴师的技巧了。

波勒马霍斯：这是自然的。

苏格拉底：这点在其余一切事物中也都成立吗？要么是它们能派上用场，要么是正义能派上用场，只能二选一？

波勒马霍斯：也许吧。

苏格拉底：我的兄弟呀，若只能把没用的事物派上用场，那正义就再普通

不过了。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辩论，不妨换一个角度！不管打拳还是其余方式的打斗，都是最长于进攻者同时最长于防守，是这样吗？

波勒马霍斯：自然是这样的。

苏格拉底：最长于偷偷引发疾病的，是不是长于预防、躲避疾病之人？

波勒马霍斯：应该是的。

苏格拉底：最长于侦察、突袭敌方的，是不是长于在军营中防御之人？

波勒马霍斯：这是自然的。

苏格拉底：能以高超的手段偷取某样东西的人，是不是同样长于保管这样东西？

波勒马霍斯：似乎是这样。

苏格拉底：正义之人便是长于保管和偷盗钱财的人了？

波勒马霍斯：根据推理，这个结论是成立的。

苏格拉底：归根究底，正义之人居然是个贼！你应该是受荷马启发，才会有这种念头。因为荷马曾说，在偷盗与立假誓这两件事上，俄底修斯^[1]的外祖父奥托吕科斯堪称天下无敌。荷马对他十分推崇。因此，正义在你和荷马、西蒙尼德的说法中，好像变成了偷盗这类事情。但你的意思是，这类偷盗的目的在于加害仇敌、造福朋友，对吗？

波勒马霍斯：天哪！不是这样的。我几乎搞不清楚自己刚刚说了些什么，我被你弄晕了。不过，归根究底，我还是觉得正义包括帮助朋友和对付仇敌。

苏格拉底：你口中的朋友是表面的好人，还是表面的坏人兼实质的好人？你口中的仇敌是表面的坏人，还是表面的好人兼实质的坏人？

波勒马霍斯：人自然会喜爱自己觉得好的人，憎恨自己觉得坏的人，这用得着多做解释吗？

苏格拉底：普通人会不会将很多坏人误会为好人，将很多好人误会为坏人？

波勒马霍斯：会。

苏格拉底：这样不会把好人视为仇敌，把坏人视为朋友吗？

波勒马霍斯：肯定会。

苏格拉底：加害好人，帮助坏人就变成正义的了？

波勒马霍斯：似乎是这样。

苏格拉底：但好人不能做不正义的事，他们本身就是属于正义的。

[1] 荷马史诗《奥德赛》中的主角。——译者注

波勒马霍斯：没错。

苏格拉底：根据你的意思，能推导出加害不做非正义之事的人，反倒符合正义了？

波勒马霍斯：不是这样的！不是的！苏格拉底，不管怎么样，这种推导都是不成立的。

苏格拉底：帮助正义之人，加害非正义之人，又符合正义吗？

波勒马霍斯：跟刚刚的说法相比，这种说法好像要好一些。

苏格拉底：波勒马霍斯，在很多不辨是非之人看来，他们的朋友是坏的，仇敌反而是好的，所以加害其朋友，帮助其仇敌，对这些人而言反倒是正义的。我们因此推导出了跟之前西蒙尼德的结论刚好相反的结论。

波勒马霍斯：我们的确得出了这种结论！这应该是因为我们没能确定好“朋友”与“仇敌”的定义，我们应该对前提条件做出改变。

苏格拉底：波勒马霍斯，定义哪里出了差错呢？

波勒马霍斯：将表面的好人误会为朋友。

苏格拉底：我们要重新开始思考，应该如何做？

波勒马霍斯：应该说朋友是真正的好人，而非仅仅是表面的好人。表面好而实质不好的人，不能成为真正的朋友，只能成为表面的朋友。仇敌也是相同的道理。

苏格拉底：也就是说只把好人当朋友，只把坏人当仇敌。

波勒马霍斯：没错。

苏格拉底：先前我们说，正义是回报朋友以善，回报仇敌以恶。我们现在是否需要增加一个前提条件：正义是当朋友是真正的好人时，便回报其以善；当朋友是真正的坏人时，便回报其以恶？

波勒马霍斯：自然是这样的，这个定义才能称得上好定义，这是我的看法。

苏格拉底：先等一下，无论对方是何种人，正义之人能伤害他人吗？

波勒马霍斯：这是自然的，正义之人应伤害作为坏人的仇敌。

苏格拉底：比如说马，马被伤害以后，是会变好还是变坏？

波勒马霍斯：变坏。

苏格拉底：是马的德行还是狗的德行变坏了？

波勒马霍斯：马的德行。

苏格拉底：而狗被伤害以后，变坏的是狗的德行，而非马的德行，也是一样的道理，是这样吗？

波勒马霍斯：这不是废话嘛！

苏格拉底：那么朋友，我来问你，人被伤害以后，人的德行就会变坏，这种说法成立吗？

波勒马霍斯：自然成立。

苏格拉底：正义是不是人的德行？

波勒马霍斯：毋庸置疑是的。

苏格拉底：我的朋友，那我们就无法否认，人被伤害以后，就会变得更加不正义。

波勒马霍斯：好像是这样的。

苏格拉底：我们可以说，借助自己的音乐技巧，音乐家能让其余人无法理解音乐吗？

波勒马霍斯：不能。

苏格拉底：借助自己的骑术，骑师能让其余人更加不懂得骑马吗？

波勒马霍斯：不能。

苏格拉底：借助自己的正义，正义之人能把其余人变得不正义吗？也就是说，借助自己高尚的道德，好人能把其余人变成坏人吗？

波勒马霍斯：不能。

苏格拉底：我认为，跟热截然相反的事物才能冷冻，热本身没有这种功能。

波勒马霍斯：没错。

苏格拉底：跟干燥截然相反的事物才能带来潮湿，干燥本身没有这种功能。

波勒马霍斯：是的。

苏格拉底：跟好人截然相反的人才能带来伤害，好人本身没有这种功能。

波勒马霍斯：这很明显。

苏格拉底：正义之人是不是好人？

波勒马霍斯：自然是。

苏格拉底：波勒马霍斯，跟正义之人截然相反的人，也就是不正义之人才能给朋友或其余人带来伤害，正义之人本身没有这种功能。

波勒马霍斯：我认为你说得全都很正确，苏格拉底。

苏格拉底：因为我们已经明确了，不管在何种情况下，伤害别人都不正义，所以要是有人提出，正义便是向所有人偿还债务，也就是说正义之人亏欠自己的仇敌伤害，亏欠自己的朋友好处，那提出这种说法的人在我看来，便谈不上明智。

波勒马霍斯：我也这样认为。

苏格拉底：要是某些人认为，这种观点是由西蒙尼德、毕阿斯、皮塔科斯^[1]等贤者确定的，我们就要合力反对。

波勒马霍斯：我已打算投入这样的论战。

苏格拉底：“正义便是帮助朋友，伤害仇敌”，这种观点是谁提出的，你清不清楚？我对此所做的猜测，你又是否了解？

波勒马霍斯：你猜测是谁？

苏格拉底：我猜测是佩里安德罗，或是佩迪卡，或是泽耳泽斯，或是伊斯美尼亚——他是忒拜人，或是别的觉得自己很有权势的富人。

波勒马霍斯：你的猜测再正确不过了。

苏格拉底：好，我们已经明确了，这个正义的定义不成立，要另外给正义下定义，那这件事有什么人能做到呢？

（色拉叙马赫斯在我们交谈期间，有好几次都想插话，但旁边那些人迫切想要听个清楚明白，每次都把他拦下了。我说到这里，略微停了一下。这时，他已经无法忍耐了，兴奋地冲过来，像一头野兽想要撕碎我和波勒马霍斯，我俩都非常惊慌。他高声冲我们叫起来。）

色拉叙马赫斯：苏格拉底，刚刚你们在冲我们胡说八道些什么，相互吹嘘些什么？你不应该只是提问题，再推翻对方的答案，显示你的才能，除非你不想知道何谓正义。你明白，跟回答问题相比，提出问题总是更加简单，你真是聪明啊！你应该说说你心目中对正义的定义。你要直接明确地告诉我，你认为正义究竟是什么，不要说正义就是义务，就是偿还债务，就是获利，就是成果这类瞎扯的废话，我一句都不愿意听。

（我因他这些话大吃一惊，恐慌地看着他。我在他大喊大叫之前，已经在看他了，如果不是这样，他冷不丁跳出来，我觉得我肯定会被他吓住。我还能勉强强、胆战心惊地回应他的话，多亏了我在他被我们的交谈惹得大发雷霆前，已经在看他了。）

苏格拉底：不要为难我们了，我亲爱的色拉叙马赫斯。请体谅我和波勒马霍斯，要是我们在辩论中犯了错，也是无心之举。我们若以黄金作为寻找的目标，便不会相互吹嘘以致错失寻找黄金的时机了。眼下，我们寻找的是比黄金更宝贵的正义。我们怎么能将精力用于相互吹嘘，而非寻找正义呢？这不是太愚蠢

[1] 毕阿斯和皮塔科斯都名列古希腊七贤。——译者注

了吗？我的朋友，我们的辩论是很专注的，但是力量还不够，你要体谅我们。你这么聪明，不应该对我们如此苛刻，要同情我们才是！

（听到我这样说，他大笑了片刻，随后带着讥讽的笑容开了口。）

色拉叙马赫斯：这就是著名的苏格拉底反诘法，赫拉克勒斯可为我证明！我一早便体验过了，也跟这边的人说过了——无论如何，你都不会回答别人提出的问题，你不愿意这么做。

苏格拉底：你这么聪明，色拉叙马赫斯！你也明白，要是你向别人提问“如何才能得到十二这个结果”，与此同时，你又跟对方说“我不要听二乘以六，三乘以四，六乘以二或四乘以三这种没意思的答案，你不能这样回答我”，那么任何人都无法回答你的问题，对此你应该心知肚明。可对方若是这样跟你说：“你想做什么，色拉叙马赫斯？你不准我说，我就不说吗？要是这里面有个答案刚好是正确答案，那我就要找个错误的答案，放弃这个正确的答案吗？值得尊敬的人，这是我应当采取的做法吗？你究竟想做什么，你是故意想让我犯错吗？”在这种情况下，你要如何回应对方？

色拉叙马赫斯：啊！难道这两件事很相像？

苏格拉底：我找不到说它们不相像的证据。被提问的人会认为它们很相像，即便它们并不相像。在你看来，无论我们准不准许他这样做，他不还是会选择自己原先的答案？

色拉叙马赫斯：你当真会这么做？你回答我的提问时，非要从我不准许的范围内找一个答案吗？

苏格拉底：若思考过后，我认为应该这样，那就不用吃惊我真会这样做。

色拉叙马赫斯：那好。你来说说，如果我能给你一个正义的定义，有别于你那些定义，而且比它们更出色，那你应该接受何种惩罚？

苏格拉底：愚昧的惩罚，除此之外还能接受何种惩罚？而我认为，愚昧的惩罚便是以了解这些的人为学习的榜样。

色拉叙马赫斯：你非常擅长取悦别人，但你还需要交罚款，光是学习可不行。

苏格拉底：我愿意接受，要是我的钱足够的话。

格劳孔：没关系，不用担心罚款，色拉叙马赫斯，我们全都愿意帮苏格拉底交罚款，你继续说吧。

色拉叙马赫斯：好，但苏格拉底必然又要玩弄他一贯的花招了，他自己不肯回答，只等着驳倒别人的回答，我对此深信不疑。

苏格拉底：最亲爱的朋友，面对这样的情况，你让人如何回答？首先，他

不清楚，并且已经承认了这点。其次，有个权威人士的话，让他想说话都说不出来了。你说你清楚答案，所以眼下更恰当的做法自然是让你来说。请你慷慨地指点格劳孔和我们大家，我自然会对你非常感恩。

（格劳孔和其余人在我说到这儿时，也都表示应让色拉叙马赫斯发表一下看法。他本就觉得自己的答案非同一般，想展示一下，可又假惺惺地说应该让我说，到了最后，他终于妥协了。）

色拉叙马赫斯：苏格拉底就是这么聪明，四处向人学习，还不道谢，别人要向他学习，他却怎么都不答应。

苏格拉底：色拉叙马赫斯，我确实会向人学习，你说得很对，但我可不像你说的那样不道谢。我已竭尽所能道谢了，可是只限于用嘴巴赞美，毕竟我身无长物。如果我觉得某人给出了一个很好的答案，我会非常乐意赞美他。我认为，你的答案肯定很好，所以等你说出来以后，立刻就能有所体会。

色拉叙马赫斯：那么听我说，我认为，正义便是强者的利益，仅此而已。你们自然不同意，要不怎么不鼓掌喝彩呢？

苏格拉底：在我说出自己的意见之前，先要把你的意思搞清楚。不过，我到现在还没能做到这一点。你认为，正义便是能让强者获益。色拉叙马赫斯，你究竟想说什么？难道你是说，作为运动员，普吕达麻斯比我们所有人都更强大，以牛肉为食物，能让他的身体获益，因此是正义的。可对更弱小的我们来说，以牛肉为食物带来的获益更小，于是正义便也更弱？

色拉叙马赫斯：苏格拉底，你太恶劣了！你故意让这场辩论遭受最严重的创伤，让一切变得混乱。

苏格拉底：根本不是这样的，先生，我只是想让你说清楚你是什么意思。

色拉叙马赫斯：各国的统治者有僭主，有平民，也有贵族，这点你不清楚吗？

苏格拉底：当然清楚。

色拉叙马赫斯：所有城邦是否都由政府统治？

苏格拉底：没错。

色拉叙马赫斯：只有强者才会成为统治者，不是吗？平民统治的政府制定的法律会造福平民，僭主统治的政府制定的法律会造福僭主，由此可推测，各种政府制定的法律都会造福统治者。借助立法，这些人向大家表明：只要能造福政府，对民众来说就是正义的，任何不遵从法律的人都会背上两种罪名，一是违反法律，二是违背正义。所以我最亲爱的朋友，所有国家中的正义，便是